

私

陈染 著

生



人

活

94156



私人生活

陈染
著



(京) 新登字 1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私人生活/陈染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6. 3

ISBN 7-5063-0920-3

I. 私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
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9232 号

私人生活

作者: 陈染

责任编辑: 林金荣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京安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90 千

印张: 9

插页: 3

版次: 199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920-3/I·911

定价: 14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- 0 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 1
 为了防止失声叫喊，我们哼唱和倾诉；
 为了逃避黑暗，我们闭上眼睛。
- 1 黑雨中的脚尖舞 9
 这个女人是一道深深的伤口，是我们走向世界的要塞。她的眼睛闪着光，那将是我的道路。这个遍体伤口的女人是我们的母亲，我们将生出自己的母亲。
- 2 一只眼睛的奶奶 17
 我们对父亲们说“是”，我们对生活说“是”，再也没有比这个回答更为深刻的否定。
- 3 我是带菌者 28
 “情愿通过一个钥匙孔，不愿通过打开着的门。”
- 4 剪刀和引力 34
 那只剪刀是一只鸟，蓄谋已久地盘踞在梳妆台上，仿佛栖息在木兰树顶。它设计了自己的动作和姿态，然后飞入我的脑中，借我的手完成了它的预想。
- 5 禾寡妇以及更衣室的感觉 41
 这个女人是一座迷宫，一个岩洞的形状，我掉进了这

mark

个轮廓里。我们身边狭窄的空间布满了黑暗，像被蒙在被单里面，我们互相看不清，脸孔模糊，四周的洞壁发出噓噓的回音，以至于我们不敢大声交谈。我们的脚尖下面就是望不到底的深渊，我们寸步难行，无法前行又无法退缩，虚无在我们的身边蔓延。前方的危险，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，脱下衣服，丢掉身上的重负，同黑暗挤在一起，我们为彼此能碰到的感觉所压倒，我们被推到了存在的边缘。

她的年龄站立在我的前面，但是，在时间的地平线上，她是我身后的影子。

她说，我是她的出路和前方。

6 我是我自己的陌生人..... 55

时间是一个画家，我是一张拓片图画，是山峦的形状，岩洞的轮廓。在我来到人世之前，这幅图画已经被画出。我沿着这条时间的水渠慢慢行走，发现了我与这幅图画的关系，我看见了这幅拓画本身就是一部历史，全部女人的生活都绘在这里。

7 伊秋..... 65

她的父亲把她生在“动物园”里。她惊人的适应力使她在“笼子”里身体发达，体验着游猎和被捕获的愉快。她在栏杆前，一只手支撑着臀部，另一只手捂住嘴。她把声音淹没在自己的肉体里。

她没有往事。

8 里屋..... 76

里屋，对于女人有着另外一个称呼，另外一个名字。它似乎是一道与生俱来的伤口，不允许别人触摸，它埋伏在浓郁的阴影里，光线昏黯如同子宫里面的颜色，让男人

怦然心动。我们长大的过程，就是使它逐渐接受“进入”的过程，直到寻求“进入”。在这种寻求中，一个女孩儿变成妇人。

9 一只棺材在寻找一个人…………… 85

我们从死者睁开的眼睛里，看到的只是她的躯体的结束，而她的灵性并没有消失。当来自冥府的气息在一瞬间忽然覆盖了她的躯体，这个“破裂”的人才意识到，自己从未如此真实地、强烈地“活过”，如此地明白这个世界。

10 床，男人与女人的舞台…………… 93

11 西西弗斯的新神话…………… 102

12 床的尖叫…………… 111

据说，人们听到的声音其实是错觉，产生声音的东西和听到声音的东西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。如果没有心灵，没有幻想的欲望，那么世界上所有的耳朵都是一片空白。

其实，是我们自己的皮肤在尖叫，那声音返回到我们自己的体内，在我们的内部消失。

13 阴阳洞…………… 123

他让以往的事物在她的身上迅速死亡。他的姿势是一道闪电，使她吃惊，使她疼痛，使她发现自己身体上还有着另外一个她不知道的嘴唇在呼吸和呻吟。缓慢的纠缠是他的敌人，加速度的摩擦力是他的朋友。他征服了时间，他冲进了她身体内部的虚无之中，打断了她的模糊的沉睡，他把它丢进她生命的沟底……

摩擦使他看见了太阳的光，摩擦却使她闻到了死亡的气味。

- 14 一个人的死是对另一个人的惩罚…………… 135
 冤魂最终会到达鬼的身边，有时候它变成云从那边飘来，变作雨来到人间。死者以它的特殊形式继续与活着的敌人战斗。
- 15 永远的日子…………… 150
 他以他的眉毛和手指袭击了我，他是我用幻想砌成的房子。
- 16 跳来跳去的苹果…………… 165
- 17 火红的死神之舞…………… 179
 我将在天堂与你同榻。死人更懂得死人。
- 18 偶然一弹…………… 193
 直到现在，我们一直用沉默来避开我们的过去。
- 19 零女士的诞生…………… 209
 “一个人凭良心行事的能力，取决于她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她自己社会的局限，而成为一个社会公民……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勇气说一个‘不’字，有勇气拒不服从强权的命令，拒不服从公共舆论的命令……”
- 20 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…………… 222
 我需要安静，直到第二次死亡。
- 21 孤独的人是无耻的…………… 233
 生命像草，需要潮湿，使细胞充满水，所以只能在污泥之中。
- 附录 另一扇开启的门…………… 陈染 萧钢 247

0 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

为了防止失声叫喊，我们哼唱和倾诉；
为了逃避黑暗，我们闭上眼睛。

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日积月累地飘落，厚厚地压迫在我的身体上和一切活跃的神经中。它是多么残酷的一只硕鼠啊，每时每刻，它都在身边凋谢、流逝，但我无法阻挡它。许多人曾经用盔甲或者假意来抵挡它，我曾经用一堵围墙、一扇关闭的门窗和一种拒绝的姿态来抗逆，但都无济于事，除了死亡——那一块葬身的石碑可以拒绝它，没有其他方式。

几年前，我的母亲用她的死亡，拒绝了时间的流逝。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我那因窒息而去的母亲，她在临终前所发出的最后一声凄厉、恐怖、惨绝人寰的嚎叫，那声音如同一根带倒刺的钢针，被完全地刺进我的耳朵，它深深埋入我的耳鼓里边去，再也拔不出来，那声音成为一种永恒，永远地

鸣响在我的那一只耳朵里。

更早一些时候，我的不可一世的生身之父，用他与我母亲的生活的割裂、脱离，使我对于他的切肤感受消失殆尽，使我与他的思想的脉络彻底绝断。他用这个独特的方式拒绝了时间。我的父亲他总是使我想到一个听说过的比喻：有人撒下一粒种子，然后就忘掉了它。等他重新见到它时，发现它已经长成一棵繁茂的花木，枝叶葱茏，含苞待放。只是，这是什么样的种子呢，什么样的花木，什么样的花苞啊！他回顾着，却找不到起始点。

时间是由我的思绪的流动而构成。

现在，我孑然一身。这很好，我已经不再需要交谈，我已厌倦大都市的喧哗嘈杂，那些嗡嗡声像一群看不见的苍蝇，盘旋在我的思维四周，它们喋喋不休，仿佛语言是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食粮。人们试图千方百计地占有它，使之与他们的未来结伴而行。而我恰恰不相信这种嗡嗡声。但个人的力量是如此之渺小，我无法拍死“苍蝇们”，只能远远地躲开它们。

我住在母亲遗留给我的古老P城里的一套房宅里，内心宁静。这套房舍，门窗遍布，回廊幽长。

独自的生活，并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不安。从前，与我父母一起的日子，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温暖。现在很好，时间似乎经历了多年的奔跑，已经疲倦，凝滞下来。它凝滞在我的房间里，也凝滞在我的脸孔上，时间仿佛是累病了，在我的脸上停止不前，使我的脸孔看上去如同几年前一样。

可是，我的心境却提前进入了老人的状态，一切都缓慢下来。

比如，我不再与人争辩，因为我已懂得，所有的争辩与真理到底在哪里，毫无关系，那只不过是暂时占领“上风”的问题，而“上风”与“下风”或者谁输与谁赢，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；

我不再认为我们脚下的土地是道路，我相信那不过是一局庞大而慌乱的棋盘，这个世界大多数人是用脚趾头来思索世界和选择道路的，如果有人偏要用头脑和思想选择道路，那么就应该承担起不合潮流的孤寂，像一个身躯佝偻得如同问号的老人一般，伫立在路边静静地观望和怀疑；

我热衷素食，几乎是一个素食主义者，因为我固执而偏见地认定，只有素食，才不会把人的肉体与精神搅和浑浊，目光才会保持明澈、靓丽；

我喜欢自己阳台上的那些家庭园艺，一株高大的橡皮树，一棵龟背竹和一些多年生植物。我不用跑到人声鼎沸、喧哗嘈杂的公园去，就可以享受最新鲜的绿色和纯净的氧气。

.....

前些天，我的医生朋友祁洛，建议我应该到他的医院去一趟。他在电话中关切地询问了我的情况。我回答说，我不想见人，任何一种“别人”。

外边那些言词都如同月光一样是一种伪装的光芒，毫无意义。信奉交谈是一种慰藉，正如同信奉画一个面包可以充饥。

我的肉体也不需要药片，这与我的精神不需要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一样。

我对他说，如果我需要，我会去找你。

祁洛说，你的“幽避症”已经不可救药了。

我知道，文明的意义之一，就是给我们千奇百怪的人与事物命名。那不过是一种命名而已，像我的名字叫倪拗拗一样，是一种形式，我不知道叫做“倪拗拗”与叫做“一只狗”有什么不同。

这会儿，我侧身斜躺在那只硕大的软床上，这床——大水之上的方舟，乱世之中的城堡，我的男人和女人。

一线夏季的火苗般的晨光，夹杂着外面的空洞的嘈杂，从窗幔的缝隙钻进来，抹在我不愿睁开的疲乏的眼帘上，那光晕在我的眼皮上跳跃着岁月之舞。

我不喜欢被阳光照耀的感觉，因为它使我失去隐蔽和安全感，它使我觉得身上所有的器官都正在毕露于世，我会内心慌乱，必须立刻在每一个毛细孔处安置一个哨兵，来抵制那光芒的窥视。然而，世界上的太阳太多了，每一双眼睛的光芒都比阳光更烫人、更险恶，更富于侵略性。如果，任凭它侵入到羸弱的天性中来，那么，我会感到自己正在丧失，正在被剥夺，我会掉身离去。

因为，我知道，被任何一种光芒所覆盖的生活，都将充满伪饰和谎言。

我是在1968年这样一个非凡的年份里的一个没有任何独特之处的夜晚出生的，我悄悄脱离了母亲不安的子宫，带着对世界的不适应和恐惧感，像一只受惊的羔羊，慌乱地大声啼哭。出生时的光线是柔和的淡蓝色，这使我一生都不喜欢强烈的光芒。

据有关黄道和星座的书说，此时出生的女人，她的信念坚定得像那个西班牙的修女 Therese Davila 。

但是，将近三十年之后的今天，我发现我并没有翻越、避开那一缕刺目的光线。这会儿，我躺在大床上，感觉到阳光的脚步在我的眼皮上跳来跳去，时光随着它的脚步一页页翻开。

我曾经是一个天使，但天使也会成长为一个丧失理性的魔鬼。正如同有人说，通向地狱的道路，很可能是用关于天堂的理想铺成的。

这需要一个多么疯狂的时间背景啊，所有的活的细胞都在它的强大光线笼罩下，发育成一块死去的石头。

现在，我不想起床。为什么要起来呢？我用不着再像许多人一样匆匆爬起来去上班，去挣钱。

只要能维持起码的衣食温饱，我就不想出去挣钱。

我睁开眼睛，盯住枕边的一块怪模怪样的墨迹，审视它良久。有一瞬间，好像我的灵魂脱离了我的肢体，在床榻的周围游索，从三个维度审视躺在床上的躯体。于是，我更加用力去辨识那墨迹，想把那一股青烟似的魂灵拉回到我的身体。在我的这间玫瑰色的卧房里，在这张一年来孤居独寝的床榻之上，除了黑蓝色的钢笔墨汁以外，不会有其他的汁液。枕下零散地摊着几页白纸，和一只钢笔。我习惯于枕靠在床榻上写字或者乱画。无论纸页上那些断片残简是日记，是永无投递之日、也无处可投的信函，还是自言自语般的叙述，无疑都是我的内心对于外部世界发生强烈冲突的产物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呼吸。

我常常感到脱离了正常意识，感到身边遍布着敌人，我自己也成为我之外的另一个人，甚至是一个无性别者，正像美国的那个叫做《镜子》的电影中我们所看到的人一样，那个人独自伫立在浴室内的镜子前，热气在滑亮的镜子光面上

抹了一层水雾，窗子紧紧关闭着，但室外的风依然徐徐不断吹送进来，舞荡着浴缸前的帘子，那帘子正好遮挡在镜子前的人体的私处。那人充满自恋地把自己关闭在浴室里，因为那人曾把内心和肉体裸露在肮脏的外边太久。

空气里到处都埋伏着隐形的眼睛，不怀好意地窥视着这个人。

你不知道那人的性别，因为那人不想让你知道。

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那镜子里的人。很显然，我是从发虚的镜中认出了我自己，那是一个观察分析者与一个被观察分析者的混合外形，一个由诸多的外因所遮掩或忽略了“性”的人，一个无性别者。由于这个人的光彩照人，便拥有了向多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。我还看到外部世界的典型现实已完全被扭曲、变形，好像一切都是虚幻。

即使我从不少宗教或者哲学的书里得知，无论东方抑或西方，如果一个人要得到启蒙、开悟，这种自我分离感是必需的经历。但是，我仍然担心，这种人格解体障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失去控制，爆发成一种疯狂。

在这样一个光线如玻璃一般刺目的清晨，我凝神注视枕边的那一块墨迹，大概是我在纸页上胡涂乱抹时，不小心弄上的。

那墨迹的形状如下：



这墨迹很像一张地图，空心地图，仿佛正象征着居住在我们这个球体上的人们的一些特征——虚空、隔膜、碎裂及渴望。顶角上，仿佛是一对雌雄对峙的山羊，盘踞在性别的终极，既向往占有，又对立排斥；中间断裂的沟壑，是无底的黑洞；左右两端是两只怪兽，背道而驰、狂奔猛跑。

……那是一颗被岁月日渐噬空的巨型心脏，一扇在秃岭荒天中开启的天窗，一张焦渴地呼吸着盎然生机的嘴唇，一个敞开的等待雨露滋润的子宫，一只泪水流尽、望眼欲穿的眼睛，一叶被蛀虫噬损的绝望的肺片啊……

我不想起床，让自己长时间沉溺在对那块墨迹的想象中。

一年来，沉思默想占据了我日常生活的很大一部分。在今天的这种“游戏人生”的一片享乐主义的现代生活场景中，的确显得不适宜尚。

其实，一味的欢乐是一种残缺，正如同一味的悲绝。

我感到无边的空洞和贫乏正一天重复一天地从我的脚底升起，日子像一杯杯乏茶无法使我振作。我不知道我还需要什么，在我的不很长久的生命过程中，该尝试的我都尝试过了，不该尝试的也尝试过了。

也许，我还需要一个爱人。一个男人或女人，一个老人或少年。甚至只是一条狗。我已不再要求和限定。就如同我必须使自己懂得放弃完美，接受残缺。因为，我知道，单纯的性，是多么的愚蠢！

对于我，爱人并不一定是性的人。因为那东西不过是一种调料、一种奢侈。

性：从来不成为我的问题。

我的问题在别处——一个残缺的时代里的残缺的人。

1 黑雨中的脚尖舞

这个女人是一道深深的伤口，
是我们走向世界的要塞。
她的眼睛闪着光，
那光将是我的道路。
这个遍体伤口的女人是我们的母亲，
我们将生出自己的母亲。

那时候，我十一岁或者更小。夏季傍晚的天气有点像我的心绪，总是很糟糕。雨水说下就哗哗啦啦下起来，而且那雨水总是先集中吹落到我身上，一阵风过后，我看到自己细细的胳膊上的衣袖，生气地扭到后边去，皱皱巴巴别着劲，而腿上的裤管则更显得生气，直溜溜像根细木棍，一声不吭。

于是，我对我的胳膊说，“不小姐，我们不生气。”我给我的胳膊起了个名字叫做“不小姐”。因为，我觉得很多时候，

它代表着我的脑子。

然后，我又对着我的腿说，“是小姐，我们回家找妈妈去就是了。”我给我的腿起的名字叫做“是小姐”。因为，我觉得它更经常地只代表着我的肢体，而不代表我的意志。

再然后，我就率领着我的“不是小姐”们走开，一路上对她们说着安慰话。当然，我是在身体内部不出声地说。

有时候，我觉得我一个人是很多人，这样很热闹。我们不停地交流思想，诉说着随时随刻遇到的问题。我总是有很多问题。

但的确挺奇怪，当我从湿淋淋的“不小姐”和“是小姐”生气的表情上抬起头，我惊讶地发现我身边任何其他的人都还没有被淋湿。为什么总是我先被雨水淋湿呢？我不明白。不过，我比“不小姐”和“是小姐”想得开，我不生气。

生气有什么用呢？

有一次，在一阵雷雨之后，天边悬挂着一条幻景似的彩虹，院子里的湿淋淋的地上落满被风雨抽打下来的绿黝黝的树叶。我家门前有一株真正巨大的枣树，我相信它肯定比我在课本里看到的被别人描写过的“门前枣树”大得多，因为它的枝蔓是我见到过的最长的手臂，它们从院子的东边一直绵伸到西边，牢牢抓在高耸的院墙上，庞大的树冠覆盖了整个院落。每年夏季，它都会送给我们一满地小猪似的饱满蜜汁、滚圆酥脆的甜枣。雷雨过后，我便到积水还未完全渗进土中的院子里捡拾大枣，这时，我发现了一只非常小的麻雀，正歪歪斜斜站立在一截被风雨折断落地的树枝上不知如何是好。我立刻双手把它抱起来，放到家里的一只笼子中，并给它放进去清水和小米。